

欽定宋史

卷四百三十六

欽定宋史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脱 等 僥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 紹 李 簡 謝 貞 佐 游 酋 張 繹
蘇 眙 尹 煉 楊 時 羅 從 彦 李 侗

劉紹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爲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行二紹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眞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于官紹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爲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

易保也若紹者吾無疑焉

李簡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簡與紹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

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貞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
類有此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
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頤興
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
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
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出閩邑官傳呼聲心慕之間人曰何以得此人
曰此讀書所致爾卽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會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爲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
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爲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涪乃往受
業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
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曄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

入刑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
曠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
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
以篤行頤旣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
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
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在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
宣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僕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
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聞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安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
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紹
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
殿說書以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潛臣奉詔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

寧以來篤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賓從班召胡安國給舍范沖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公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等臣疾速率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轉臣入奏之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二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曠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讀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一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

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憲德皇后崩問遽來奠弔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謠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讐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脣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寧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徵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

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汪
晒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
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
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
禮留之澆鼎旣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
時學于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
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
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懼其歸也顥目送之
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顥於洛時蓋年四十矣
一日見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顥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
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顥辨論往復闡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

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闈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厯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城都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徵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

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勸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筆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閩防城仍用憲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

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掩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續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偈之也其釋龜鵠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

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誣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顯褒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率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闡王氏

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婿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直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

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

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擺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據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數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懼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驅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

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纏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曇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旣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

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衡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